

精里三集文彙

一

			三	和
			二	書
			三	門
			九	
九	三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188

庫	文	閣	內	
二			三	和
六			二	書
函			二	
一	五		九	
架	冊	號	八	類

史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258
冊數	5 ( 1 )
函號	206 188

206-18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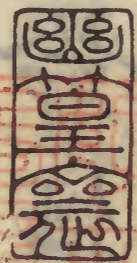
精里古賀先生著

精里三集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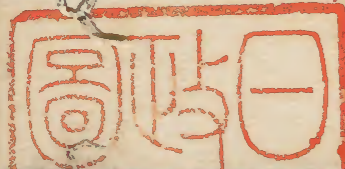
愛月堂藏



精里三集序



偃武以來老師宿儒  
聲名震於世者不知  
幾千人而道德文章  
美備者蓋不遇數人



矣以升觀之少 糝里吾  
笑先生者通儒全才所  
謂五石平 名世者非耶  
升幸及見先生得側  
聞其懿刻宏論但恨

次質鄙陋誠見狹小  
未能得其要領譬於遊  
小池者遽觀大海但羨其  
茫洋 無津 涯而已矣  
遂而先生沒焉吁美

已矣歎一以其懿刻宏  
論不可復得也拙弓造  
文於先生存焉今嗣  
季暉既刻之初集二  
集今又欲刻三集示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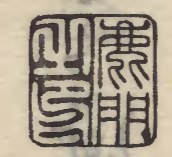
清序乃及覆編後益  
歎其道德之高學殖之  
富嗚呼大海之波濤豈  
小日蠶之所能測哉謹書  
其景仰之志以爲序

精里三集序

文政二年己卯五月望

神戶城主藤原忠升

撰并書



精里先生三集序

精里先生三集序

寬政之初政綱恢張首崇教化脩學制方

斯時讚有柴野栗山豫有尾藤二洲肥有

古賀精里此三先生者學術之醇德行

邵四方仰規表為皆相次而被辟典教

學一時俊髦之蔚實繇三先生陶鑄也於

精里三集序

精里三朝文獻序  
時固遊黌舍獲函丈親炙受教厥後栗山  
先生為西城侍講二洲先生則以疾辭  
無幾皆就世獨精里先生猶在黌職數年  
矣以故屢得進見請問而先生誨化諄々  
不倦及固叨濫承乏與先生同案每懼庸  
學剪識不任膺事而先生益獎勵開誘將

以使有所就焉而先生逝矣私自悼如窮  
人無所歸先生嗣子曰季曄涵學博行繼  
承炳耀庇蔭襲職固亦以同案得相共講  
習切磋乃又自幸賴季曄以進益嗟乎不  
亦先生之餘愛所覃及乎季曄欲不朽其  
遺編服闋已梓其初集二集抄而成矣皆

先生嘗自所抄綴而係於戊辰以前之作  
頃又彙萃已巳至丁丑之作釐為文詩各  
五卷將嗣鋟梓屬固序之惟以先生之學  
術德行矩矱一世其發於文詩者宏灝奧  
邃未易窺其涯涘而其立言大旨則季曄  
書二集後所云非明道言志之作未嘗輒

下筆者簡而盡矣則復何敢妄贅況以晚  
出陋劣弁言先生長者文詩非分之所安  
然季曄之徵誼不可得而辭故遂書其所  
以辱先生之愛與嚮慕感歎之不能忘於  
懷者為之序

文政改元戊寅夏六月

增島固敬識



男谷思孝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精里三集文彙序' and '男谷思孝書'.

精里三集文彙目次

卷一

己巳彙十四首

答神保文學

答玉澗和尚

答岡君章

答玉澗和尚

與玉澗和尚

答石川元兵衛

嘯齋存彙序



三山紀畧序

筆策室銘

書剿奴議撮後

書千秋詞翰後

書小倉新製紙

爲樋口生題椿堂寫照

題張果老鐵枴二仙圖

庚午橐十四首

卷一答村田公孫

送兜山世子之藩序

贈香阪生序

贈大槻生序

聚景庵記

鳴鶴樓記

筆筐銘

義天公寫照贊

平題西人畫卷後

卷二大和路日記題言

忠孝卷跋

吉光片羽集跋

渡邊生基碣銘

福原生基碣銘

卷二

辛未稟十六首

復石川木蘭

答玉澗和尚

游三穗松原記

忘言園記

暢情硯銘

狗子贊

佐賀藩洪君寫照贊 并序

題如翠畫管王瀑

題寒山圖為某禪和

題山水圖

題山水圖應僧需

清文堂書畫帖跋

書畫卷跋

橫山生基碣銘

桂山多紀君墓誌銘

在竹君墓碣銘

壬申豪二十五首

維適園文集序

南山俗語考序

送加藤生觀省序

送石冢生序

九畹亭記

廣益堂記

向月樓記

空靜廬記

樂土記

三傑贊

張良

蕭何

韓信

題法帖後

題孔明關羽對讀圖

蘭亭帖跋

題岡本豐洲韓客唱和詩帖

題畫

漫記六條

新刊四書松陽講義序

櫻井孟素碣銘

卷三

癸酉稟二十二首

答人書

答紀人伊藤海藏

答玉澗和尚

南紀風雅集序

新刊四書松陽講義序

送古賀寬明序

送滿野生序

草彙題辭

贈言一首為加藤生

芍藥亭記

甲偶記

跋黃姬水般若堂記後

賴春水集顏平原宇伯夷頌跋

題爛柯圖

題張瑞圖泐書後

題諫江主國雅卷

復原樓三十絕跋

清江三集

精三集文苑目録 五

賢剛院本多公墓碑

七騎冢碑

宮武器川基碣銘

齋藤孟翼基表

垣内了順墓表

卷四

甲戌稟二十二首

答願海師

與玉澗和尚

龍渚遺稟序

重訂鄂羅斯考序

送安部井生序

送野口生序

贈言為古賀寬明

題宋榻枯樹賦

家藏十七帖跋

題蘆椿亭藏彌陀經碑本

題蘂僧書畫卷

題費瀾圖畫

題祇園伯玉葦山石記

精三集文苑目録

精野三集文獻目錄

六

題爾信畫

題子罕卻玉圖

題多賀谷氏所藏費瀾畫

題千秋有馬行詩卷

題書畫帖

題孔明圖

御書物奉行增島君基誌銘

三島翁基碣銘

乙亥豪十二首

答阪城加番久畱里侯

送本多侯序

贈本莊生序

贈長野生序

送池田生序

近思錄集說引

疾隙七游詩引

吞山樓記

西裕軒記

春玉題栗翁濱館詩

題中神主簿所藏畫

清里三集文獻目錄

二

題河村翁寫照

卷五

丙子彙十九首

與四十宮生

示澀谷生

復飯田生

送川副謙序

雪香庵記

三日清音亭雅集記

魏芷慈母贊并序

偶記

題成齋先生書挂幅

題韓人皮生帖

墨池堂帖零本跋

題高德像

題長井浦記

題山水圖

題詩仙堂卷

臨書松雪洛神賦跋

墨本跋

精興三集

題圖書編闕本

登阪周齋翁墓碣銘

丁丑稟二首

與野村君玉

千秋賴君墓碣銘

墨山堂外本門人

福知潤 其清

與善入其主師

吉田畿 千里

與本齋主其書錄

牧原直亮景武

與...

土屋朗 子潤

那波希顏如愚

淺間彰 有常

鈴木忠恕仲貫

齋藤弘訓若陳

藁科炳 虎文

燾 溥卿

煜 季曄同校





頗覺進步。樸客歲叨奉 鈞旨。在待接韓使一行中。環顧空疏。非所能任。而不可辭免。奈何奈何。是行也。生慨然請從。豈亦願在囊中耶。行期在秋冬。未知的否。兩國通好二百年。會於對島。則以今為始。然約信儀物。一遵舊軌。非有縱橫爭辯之事。加以樸能薄人輕。似猶不得處二十人之數中。至於其從者。雖有毛遂之賢。無由穎脫而出矣。一絮。即景餘寒。為道自珍。以副所望。

答玉澗和尚

客歲領賜書。及近詩一卷。未及報。又得本歲二月書。

海量涵容。雖不責逋慢。樸則豈不知罪乎。慚竦慚竦。然其所以致遷延。亦非有他故。來旨謙挹。望以評隲。而麗藻比前。愈益該贍精妙。只得擊節嗟賞。高論詩道。業已符愚管。目擊道存。可以忘言矣。况衰頽汨沒。蹉跎於泥塗之中。視方外高流。盛年壯氣。奔逸絕塵者。趨向雖同。相去日遠。豈能容喙哉。其卷旋即為朋舊。借本轉觀。莫不嘖嘖曰。非特冠繼流耳。象月未得討還。是亦致皋緩之一端也。太夏託柴生。略達此意。想當蒙體悉。今書所諭林生。得一見。云欲執廝養之役。其意可嘉。但見今食客溢額。不可增益。待他日有

辭歸者。乃可議已。聞有興造。想不免一滾。攝彼崎承  
粥。赴稻田藩相招。時蹈破蒼苔否。之子才識可稱翹  
楚。岡君章舊知也。絕耗三十餘年。向通一信。獲答寄  
新吟。竝墨戲為慰。柴生聞將來。城術藩貳。披對非遠。  
亦必得審高況。辰下未明襲裘。貴境如何。統祈葆愛。  
答岡君章

太冬辱答。謝諭悃款。故人至情。藹然可掬。近製及妙  
畫。唐突瀆請。方此疎懼。而洪慈俯從。喜幸之極。無言  
以況。晨夕展諷。窺清秀瀟澹之致。何異披對。繼聞四  
十宮傳盛意。欲更得廣幅絹。以逞其長技。事出望外。

過命送往。亦忘不盡人歡之戒矣。貴藩玉澗師。與樸  
有舊。想或徹聽。今會中澗及仙臺古梁。福岡龜道哉  
弟曇榮。有時名。皆臨濟宗。梁榮詩未之見。梁文有人  
攜至。似不副名。榮詩嘗見。蕉中和尚稱勝其兄。澗則  
屢與之往復。其年纔過壯。勉進不已。將先二子鳴矣。  
每得其詞翰。誇示府人。以知舊間有此僧。盟臺同鄉  
結社。竹院得閒。亦一奇遘也。荷林生遠來。但塾生有  
額。不得輒受。然以榮帖及澗師書至。是匠石之睨。伯  
樂之顧也。故使且寄搭齋舍。一二月。然後決去。就其  
詳則四十宮當仰稟也。即景入夏猶寒。萬冀強食自

珍。

答玉澗和尚

三月念六誨帖。達自柴文學所。損惠佳什。伴以南都布一端。屢膺盛貺。受而不報。報揚交懷。文學口頭。亦悉道味清適。何慰如之。蒙諭筱生爲煜兒說項斯。筱生在後生中。爲可畏者。而不難屈已。而游揚兒曹。在彼。則爲謙虛之美。在此。則奈聲聞過情。何。尊師愛助之情。遂信而不疑。其意則厚矣。恐終有墜言之悔。捧讀至此。泚頰不啻。來詩清新。三復以還。強拙步礎。珠玉炳煥於側。殊愧形穢。煜兒亦攀和賜詩。尺一并往。

適有琉毫。鄉製團扇。聊寓報李之忱。幸視至。又承徵一枝庵記。知爲前任和尚營葺養老之室。使人隨喜。加以平生之誼。宜忘其不文。拋棄百事。疾即結撰。以效微勤。而有萬不得已。不能如戒者焉。樸從來於釋氏。需索記揭之類。辭不敢作。竊託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之義云爾。故今雖於素所欽慕如尊師。亦不欲破例。兼懼此例一破。向所拒者。或紛起。鳴鼓而問罪。則進退維谷矣。是以方命。非分毫。疏外於座下。亦是迂腐漆桶。不能打破耳。所恃慈照。想當一笑。不以爲罪也。林生事前信稟明。不復瀆及。辰下梅霖。泥濕。萬祈

珍齒。

前信并寄不腆之儀。聞載疏筆。本意欲購之。薩人在  
學院者。以充貢文房。何料商舶阻風。中山物貨。絕不  
可得。須追改書辭。刪此一項。而老昏失記。想致青州  
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之誚。疎息無已。昨始得數  
枚。便囑四十宮生轉達。幸視至。又未知果能中書否。  
統祈涵宥。卽辰新寒。緬惟沐體興居祥迪。撲自七月  
血疾發動。盡八月而止。餘證尚在。頭眩氣喘。步履頗  
難。至今未堪朝參。然本年病候亦類此。更經數十日。

則必復常也。病中作二首寫往。委頓呻吟。未經烹鍊。  
但可見鄙况。故以塵覽。覽畢捏塊。至祝。

答石川元兵衛

奉七月既望告。及名村生踵門辭別。而適不在。見令  
嗣而太。搭舟徑發狀。盥讀芳翰。雖知高况。更欲得生  
口述。然後慊鄙衷。遲之遲而又久。經三月乃到。詰其  
濡滯之由。則曰。向獲眼疾。舟行頗劇。因就早路。從莒  
州專科中村秀山求治。得效。始能東下。所以致耽閣。  
至是審道味祥適。何慰如之。樸客歲濫承鈞旨。在  
接待韓使赴對島供事人員之末。其所幹辦。雖未委

事目計必應備咨訪。給文墨之役。自顧學識荒昧。詞  
藪蹇拙。不勝其任。章章明矣。是宜堅辭固避。以讓能  
者。而從來立國政體。凡號令所及。有就而無辭。宗藩  
大國。亦不敢支吾一語。其在卑冗。或致差池。則將坐  
明祖所謂。不爲國用之律。是以厚顏隱忍。不敢有所  
陳。此事情。想高明所鑑照也。所恃。則林祭酒亦在行  
中。庶可奉命承教。得以無罪乎。繼聞足下應選。將從  
公而往彼。頗強人意。因口語心曰。胡越同舟。風波相  
救。況知舊如足下乎。況學贍文雄如足下乎。即使在  
彼。數典措辭。意有未安。得密訪細商。求其精當。以不

辱命。是天使我。免不敏之責也。相別七八年。忽獲歡  
然把臂道故。亦望外之幸。而絕島羈館。四顧莫非俗  
人。汰亦束濕。方是之時。足然足音。冰釋旅愁。亦唯在  
足下矣。是意亦宜。適馳尺一。以相知聞者。因循閒。爲  
來信所先。感愧何可言。煜兒。今春叨。恩試儒員。年  
少學淺。方此竦惕。對島之差。祭酒及樸。皆發。則學院  
諸務。不得不使試員輩。黽勉擔當。則帶行固不宜請。  
如燾兒。則藩汰森嚴。求其侍奉。既難於發口。且渠自  
春閒。被驅使吏職。闌冗。最不可舍彼而趨此。業  
已如此。則二兒行止。不由乃翁。所蒙德惠。意甚大厚。

而形格執禁。逐項蹉過。付之一浩歎耳。燾兒目患。滾荷垂念。太冬來。證候頗不佳。轉職以後。得書輒云。日參署。至廢看讀。則知身體勞。而目官逸。及頃被東。覲跟隨之命。則云拮据治行甚忙。語不復及眼患。則其劇務狼狽。未必不為毋望之福。其來九月念六七。開。應過貴治。恐匆匆不暇奉訪。本月未當到此相見。而其長涂冒風寒。亦可慮也。舐犢之情。且憂其疾。且待其至。老懷絮語。恐使聽者叵耐。可供一祭。今嗣聞勉脩為喜。望致意韓聘之期。延推至今。聞遠山監察歸乃定。蓋島上之儀。今段創立。文移往復。動歷歲月。

其期果在明年與否。亦不可知。未閒。以時珍筵。以副遠懷。十月五日。

嘯齋存稟序

自教弛俗弊。扶筴之徒。飾貌匿情。睚眦眈眈。以求合世者比肩。而不可與共學。則夫有才有氣襟懷磊落。不屑世故者。安得而不與之。然有才氣也。或嚙蹄而不可控馭。不屑細故也。或時見瑕類。於是乎。鞭筆鐫琢。調嚙蹄。祛瑕類。功方成緒。或中道夭。則世不復見其溫栗之質。駿逸之材。可勝惜哉。若吾伊藤生。豈其人耶。生名輝。字韜叔。別號嘯齋。入學數年。與橫山儋

人輩。左提右挈。其業大進。不得已於家庭之望。出為  
 填蛉子。繼而歸宗。遘疾遽殞。僮人深悲之。輯其遺文。  
 親寫裝釘。題曰嘯齋存藁。乞余言弁之簡端。初余所  
 期於生。在他年。不幸天不假年。則飾貌匿情之徒。聚  
 議。輒定品目。曰虛蕩。曰外馳。蓋棺而事未定。其才之  
 美。雖有異於衆。世莫之識。即使余滕口說。闢辯其不  
 然。亦將召黨同之譏。莫之能明。嗟乎。生逝矣。而其精  
 神心術。猶寓乎此卷。余所期之當否。亦可觀此而決。  
 則使其存於世。乃不辯之辯。而僮人纂輯之功。於是  
 乎在。

三山紀畧序

紀和二州。多佳山水。而熊野金峯最著。昔余嘗學於  
 京師也。近圻諸勝。時或探按。若二州之勝。固願一游。  
 然以其曠濶幽深。恐廢日妨事。未遑及焉。而亦不屑  
 屑於此。其心曰。他日幸得所業成緒。首還鄉之涂。則  
 當迂迴其程。涉歷二州。遵海至攝州。買舟而西。直劔  
 首一映耳。何料遘一疾。有人誤傳其劇於鄉。以詒二  
 親感。馳書督歸甚急。是以倉皇治任而發。不敢有所  
 涉覽。以淹晷刻。既歸而沈於職務。不得越疆出游。其  
 後繆膺幕辟。非公事。不得過六合川一步。拘束滋



甚。則二州之游。永絕望矣。菊池博甫。頃游熊野。其幽  
巖峭壁。泓溪浚壑。凡神奇秀異之區。領覽殆遍。作記  
一卷。山情水態。條分而縷析之。標曰三山紀略。攜而  
示余。且徵序。熊野與金峯。相距不遠。山勢聯屬。唯隔  
一水。而金峯以花海名。熊野以靈窟名。其致雖異。至  
超妙瓌詭之觀。則稱難兄弟。今讀斯卷。覺神秀之氣。  
扶輿輪困。蓬勃逼人。可不出戶庭。而盡其勝槩。余於  
三山。昔之在京師。近而遠。今之在關左。遠而近。寓目  
是卷。亦足以酬宿志。安得使博甫。更得請數句之吉。  
窮討金峯。搗其藻思。歸以見示。則吾願畢矣。姑以斯

意。贅諸首簡。

篋篋室銘

以逢曲沈  
材爲之

刻彼沈查。以韞乾蘆。含嚼聲感。舞蛟躍魚。

書剽奴議撮後

書生談兵。固愚。然當國執有紫卯之危。頭然之急。廟  
謨顛倒。繆迷之時。慷慨扼腕。疾聲大呼。而自忘其瞽。  
鈐鞞而觸忌諱。此乃迫而後動之人心。安得而禁焉。  
余嘗讀宋史。至殺陳東。歐陽澈。黜李綱。誅岳飛。張浚。  
僨事。秦檜事仇。眦裂髮指。欲拍案叫罵。以洩其憤。至  
於明季紀載。則更有甚焉。宋以忠厚持世。及其敗壞。

也。人猶知致身之義。是以岳飛死而有韓劉。李綱黜而有趙虞。以得偏安江左。明以刻覈立政。而人材不興。及其不振。人心媮薄。邪正混淆。今就邊事而觀之。熊廷弼之固圍而戮。袁崇煥之奇捷而死。然後無復奴酋敵矣。崇禎五十相。其正者不能望張浚。況趙虞乎。其邪者。比比秦檜矣。福王之昏。馬阮之奸。四鎮之訐。姑置弗論。國執人事至此。不足抗流賊。保吳越半壁。明甚。乘之以勃興之滿州。倒戈之吳耿孔尚。其亡忽焉。無或也已。是書所議。多經生腐談。少中窾者。而其行文措辭。亦深鍾譚之陋習。公絃側調。纖弱輕佻。

幾乎所謂亡國之文者也歟。予生亦未知其如何人。然余獨憐其疾聲大呼。世莫之顧。即欲為陳歐。何可得耶。故表而出之。以備考證。文化六年七月。歸臥亭主人識。

書千秋詞翰後

自千秋一疾。不復出鄉。余每遇其親戚僚友西來。輒叩其近狀。僉曰安。而緬懷過慮。未免然疑。今觀吉川生所示。千秋丁卯歲蹟一卷。詞翰竝精妙。視向霞關時作。有加無不及。乃知其車不東。特由州將愛重壽俊。不煩以遠役耳。親友之言。固無回護。我心則降。

對不書小倉新製紙。人之書國無四。其力。以。阻。料。是。小。倉。治。下。初。製。紙。也。昨。小。倉。人。池。田。生。持。數。番。來。請。試。精。濫。因。書。此。詩。喜。其。緊。慢。得。中。能。發。墨。彩。可。匹。舶。來。上。品。過。頃。年。各。地。所。出。賽。西。布。紋。紙。遠。甚。生。宜。建。言。其。府。置。場。放。賣。以。濟。海。內。文。房。之。匱。乏。余。非。以。利。言。也。

三。入。爲。樋。口。生。題。椿。堂。寫。照。

仙翁遐算。躋八十二。寧忍離違。靡監公事。傳神何巧。毫髮無異。卷而隨身。聊慰我思。移孝爲忠。所以養志。天涯膝下。朝夕奉侍。馬齒周甲。病憊自詒。黽勉命筆。

愧翁容醉。

題張果老鐵拐二仙圖

升曦杲杲。夫爵與螢。光天文治。僊鬼弗靈。返馬猪質。招魂守形。拐惟扶老。瓢飲一盛。無逞幻戲。以眩愚冥。索隱行怪。亦知循常。



則雖都權要之位。執賞刑之柄。以臨之。不足以服衆心。自秦漢立郡縣之制以來。朝無世臣。可自韋布進。而至宰相。而宰相之子。或爲編氓矣。況其下焉者乎。間雖有如金張王謝。崔盧。不過以門閥自高於一時而已。世係土地人民。以扞衛其國。則無聞焉爾。比諸高國樂華之等。其執自別。要之與國同休戚者。其世愈降。其人愈鮮。維持宗社之道。得失爲如何哉。本邦古今之變。與齊州正相反。古者郡縣之制。粗同秦漢。自鎌倉氏建伯府以來。武人割據。成列國之執。慶元之時。烈祖龕亂。始定於一。諸侯世襲。服從。幕

下。修其禮物。乃如唐虞三代之制。是成於執之自然。非由人爲。豈天意欲存唐虞三代之典於我邦而然邪。而世之論者。泥古則主封建。權時則是郡縣。二端相持。未有定論。而識者率右郡縣。習久成常。貴目賤耳。至李唐以後。則雖有革除。無復議及封建者矣。彼其狃見澆季之弊。遂是今而非古。非篤論也。夫二端得失。在我則有較然易見者。余嘗自西州往來。關左屢矣。其道路治。橋梁修。田疇闢。戶口繁庶。愛下戴。上者多藩封也。反是者。多縣令所轄也。其境域。或犬牙相入。而淳漓良好。判然可辨。於是未嘗不歎彼論

者之篤於時也。肥余鄉梓也。其巨室數十家。而村田氏最著。今主好學能文。有經世才識。闔藩尤屬望焉。僕應幕辟也。長兒燾留仕於肥。燾屢稱主之賢。且詫蒙其眷遇。撲之於主。未謀面。鄉往之。淡。徒神交天涯。客歲馬齡六十。適燾從公東。談主之美益詳。且致所賜翰教及詩什。伴函腆儀。辱祝頌壽辰。硯受以還。感愧交加。至是益歎其文思之雅麗。不見有執綺膏梁之習。矜夸澳忍之態。至於所以見推獎。則非翦陋所敢當。蓋儒名與古同。而其實與古異。不獨與古異。與夫齊州方今所稱儒云者。亦有逕庭。加以迂腐老

朽。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竊見主所處之地位。則求諸三代以上而合者。則責其行三代以上之盛事。亦有不可得而辭焉者。其地位。既在三代之所重。天復賦之卓偉之才。豈容徒然而已哉。欲答來信。而縱言及此。恐不免博士驢券之嘲。然非此。則無以酬盛意。其望之也。非相推卸。其頌之也。非敢貢諛。方今處執實爾。幸垂照察。冬春之交。雪寒異常。天晴景和。未幾而青帝促駕矣。肥與此。天差二度。想不到如此。萬望以時保重。副蒼生之翹企。

送兜山世子之藩序

自世教衰。有邦之君。常病處得爲之位。而無可行之道。士之在下者。亦恨講可行之道。而無得爲之位。位與道相違。而不相遇。遂使人疑道爲山林獨善之具。而位爲肆於民上之資矣。豈有邦之君。終不可講道。而士之在下者。終不可有爲也耶。而上下蔽昧。襲故安常。牢不可破。其故非難知也。有邦之君。大抵長於婦人之手。安於摯御之奉。其所與交。乃羣牧列辟。習慣猶我也。則可師者少。可爲戒者多。固其所也。其他朝夕之所親近。內外之所接納。非有求於我者。則事我者。方且聞命奔走之不遑。豈可望其規益乎哉。

是以有邦之君。於人之情僞。民之休戚。往往懵焉。甚乃甘貢諛之言。悅獻媚之態。投閒逢長。無攸底止。謹論正色。櫻拂之忠。不得復進。亦何道之能行。世主或有憂之。引士之在下者。與之講可行之道焉。其士果賢歟。晉接有時。不免一暴而十寒。卽不賢歟。則將諛媚於諛媚我者。以求其所欲。雖求其規益。不可得也。已。雖然。此論庸君耳。非所以槩豪傑之主也。方是之時。使有豪傑之主。則將曰。鈞是人也。我安不可講可行之道耶。奮然自拔乎流俗之中。講其道而行之。孰能禦焉。果爾。則在下之士。亦可進而行道。而不患無

其位。則夫位與道亦將相遇而不相違矣。顧今之諸  
侯。可以斯言進者。何其尠也。米澤侯世子兜山公。質  
美好學。不爲流俗所移者。不知樸之不肖。官暇延致。  
橫經細席。今夏請告。將之藩。徵樸贈言。米澤之藩。自  
其大父鷹山公。修政興學。丕績顯煥。及其就閒。霜臺  
公襲封。講如畫一。而世子有文有行。亦如此。媿美三  
世。交輝一時。今世罕儔。則其於通弊。蓋皆明如觀火。  
樸所云云。不亦贅乎。然猶竊願世子問安承歡之次。  
試以此仰稟二公。或以爲然。則樸有以自信而弗疑。  
益謀以此酬知待之厚。樸之不肖。可免爲諛媚之流。

而言行。道亦行也。乃與有榮耀焉。

贈香阪生序

香阪生從予游。客歲歸省母疾。遂遭其器。既而有藩  
學讀長之命。於是請急。特來告辭。且曰。直也不天。延  
禍先慈。繼以君命。不得終業於門下。今將拜違。願贈  
一言。使得佩服以從事。予諗之曰。辱生來學四年矣。  
講治所及。固不敢不盡。而迂愚經歷所親聞。亦皆傾  
倒以告之。生歸尊所聞。行所知。以求至於古人而已  
矣。豈常有所靳惜。待臨歸而請。然後乃發其蘊邪。昔  
顏子與子路有贈處之言。亦非含默於平素。輸寫於



將離。蓋其同在孔門也。胥切劘。胥忠告。各盡其心。及其別也。亦第言當時宜行之事。猶之器論服制。冠議加祝。雖在所素講。而或有時措之宜之可言云爾。故顏子贈子路以太國則哭于墓。及國則展墓。是乃太國之所宜行。子路處顏子之語。則觸類而言也。迂愚知識。竭盡無餘。今復何言。無已則倣二子所為。以當今時措之宜。可乎。子之國。雖在遐僻。振政綱。立教法。聲望烜赫於海內。列藩豔稱。皆若在其鄰壤。三十餘年於今。美成在久。規模堅定。方是之時。任教職者。唯當恪遵成法。凜凜然其有違戾。是懼不可逞其意見。

妄欲改動。況傍觀如予者。豈得輒容喙乎。但物久而蠹蝸或生。事久而弊害或起。古人有曰。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予謂學校之政亦然。然所謂日進。亦非紛更之謂也。大凡人情。進銳退速。難於持久。建學立師。三十餘年。吾不能保其無懈怠之萌。國在遐僻。吾不能保其無自滿之志。苟怠且滿。則安固陋習。儂浮其流之弊。將有不勝言者。今若欲醫斯病。莫若使人。人知為己之學。則不敢滿。知求企及古人。則不敢怠。倪焉孜孜。日就月將。是吾所謂日進者。果能此道。則於醫其病乎何有。醫病者誰。是在教職。可不念哉。予

言亦不出所素講之外。然生歸不豫期。生職不豫擬。則其當時宜行之事。正在此。故索言之。若以為非對證之劑。則姑儲之藥籠。亦可也。

贈大槻生序

有周鄉舉里選之法廢。而三物賓興之典。不復見於世。漢代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猶為近古。魏晉氏置中正。以察學者之素行。意在酌古制。其究不勝多弊。歷代制度沿革非一。而大抵以明經進士科目取士。於是乎。有八股時文之式。世世遵奉。天下之士。耗竭精力於此。以博一第。至有所學非所用之歎。要

之太古益遠。而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其風益降矣。我邦最重閥閱。王朝縉紳。率出門族。雖有明經文章法律之科。以登崇峻良。而國體事情。與齊州自別。慶元戡撥。向之豪雄。割據諸州者。皆投戈聽約束。不期而成封建之執。而選舉之涂未闢。然其自亂而之治也。苟受斗升之祿。陞尺寸之階者。皆出於鋒鏑之中。萬死之餘。是以其人勤儉朴直。起而從吏職。不必讀書講學。而其所行。有暗符於聖賢之道者。以致海宇寧謐。建泰二百年。重熙象洽。無狗吠之警。可謂盛矣。但世祿之臣。沐祖先之餘澤。不復知創業之艱。

難勤儉變而爲侈。急朴直散而爲巧詐。鄉舉里選。旣無其法。明經進士。制亦蔑焉。於是補官充職。必取諸世祿之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豈非事之難者乎。侈以承侈。是以用度窘躓。急以帥急。是以人才不興。巧詐成風。是以讒諂面諛。奔競貪墨之徒得志。而邪正是非。難於辨識。其執駸駸。不免有自治而之亂之懼也。間有慨然憂之。建學立師。謀回頹俗矣。而其振教鐸者。大抵不出章句迂腐之流。於是乎。矧芹宮。設臬比。號召多士。闡揚道要。使目無一丁者。拱手環聽。欲以此移風易俗。技殫於此。噫亦陋矣。舒而究之。則其

振教鐸者。又往往身口不相應。爲世人所腹非而鼻笑之。信從者寡。固其宜也。其或服教。亦不過鑄成章句。迂腐之流。此固無益於世。至其習氣之偏拘。議論之浮薄。則反足以貽害家國。非唯無益也。倡學如此。幸寡和者耳。若欲以易天下。則不可之大者。夫建學立師。君相之先務。而國家之盛舉也。而無益有損。乃爾。可勝慨哉。下無人。不可以興學。上無人。不可以興學。今弊不可以不革。古制不可以拘泥。科舉利誘。不可以爲法。必也上而君相。下而師儒。其才之識。足以處時措之宜。寬猛相濟。先後應節。轉機牙而中窾竅。

然後斯學之興。可庶幾也。已。仙臺大槻生舉自處士。為藩文學。客歲進教授。今夏銜藩命來江都。采訪而講求作人之道。顧余湯洲官廬。告竣事將歸。乞贈言。生博綜邃詣。收鋳欽鍔。不自表襮。恂恂雅恬。若無意當世者。平居儕輩。或不知其有蘊蓄。仙臺大藩也。人士如林。而識其才學而擢之。解褐踰年。驟居袞博之首。此雖由實大聲聞之不可掩。君相鑑裁之精。可以見其超越庸常之一端。則上有其人矣。今將謀恢廓規制。振厲士風。委之於生。則下有其人矣。齊州異我土。古制殊今執。列國各守其典。非可槩論。而藩之已

事。亦與見今不同。空然誠能燭利病。揀汰混融。從其善者。而改其不善者。則無往而非師。東西彼此。皆將在彀中。仙臺大藩也。而上下有人。相得而從事。豈非際其機會邪。古云。三折肱。知為良醫。余言雖淺哉。略有經驗。古今學制。得失彰著。視以從事。庶其有瘳乎。

聚景庵記

程夫子有曰。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其身卻在此。此警學者務高之弊云爾。至夫慕侶儔。想勝區。神游心飛於地角天涯。則亦安可無也。今處府下。城堞邸第。連雲入漢。攢蹙回繞。以遮眼閭閻。且千塵

騰空湧。冥昧蓬勃之撲面。而奔走路衢。跼促環堵。使人心煩而慮亂。厭苦無聊。方其偶得半日之餘閒也。乃謝客焚香。據槁梧。而想像山巒川壑之幽靜。溪友林徒之從游。得以灌溉寸田。心之爲物。神靈變化。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者。於是乎效其妙用。悠然超乎。非郭郭之所能囿。非羈縻之所能制矣。薩上原伯鸞。頃結茅其宅畔。以爲休偃之所。圖畫勝槩。託其僚在學塾者石冢生。寄之索記。余展觀。使生指點。敷析。然後益得其詳。蓋庵在麁城之西。地據爽塏。居要而攬秀。前對山峯。則天平朝熊海門。奇峻另削。爭雄

不相降。其他亂峯刺巖。波湧雲委。不可名字者。翼而衛之。左瞰裏海。則浩瀚渤溟。風帆破浪。貢舶銜尾。鹽竈之烟。長林之雨。寺鐘海潮。與松籟相和。星辰不隨璇璣而轉。爲漁火。爲祠燈。紅堊獨後春花而存。爲神門。爲廟壘。右眄甲川。則宛轉演池。繞市廛而隱見。抱古壘而赴海。鶴唳雁陳。社鼓隴袂。勝槩之足以娛耳目。而頤心志者。二十有一焉。余於是恍然。若把主人之臂。而吟玩於其中。忘別久而地縣也。因謂此庵雖小。衆景聚焉。宜名曰聚景。旣而喟曰。庵之景致。皆統於山水。山水仁智樂也。山水雖秀。其心或有所憂愁。

佛鬱。則不足以娛耳目。耳目雖娛。其行或有疚於內。則不足以頤神志。故仁有以體斯道。然後能樂山。智有以達斯理。然後能樂水。不然。則流連光景。尚慕虛遠。徒成外馳。於仁智之旨。正相冰炭。則與夫學者之務高。何以異哉。如此。則樂斯庵者。固已失之。而神游心飛於斯者。亦未爲得也。與生別數年。想所造益深。用功益熟。所得乎山水之觀多矣。豈憂外馳乎。然紀勝槩。而不忘切偲。亦朋友相與之道也已。

鳴鶴樓記

凡藩之營城治。必審曲面勢。域之以壕塹。周之以垣

墉。巨室世家士庶之所居。井然於其中。使來者不得有展縮尺寸。及昇平之久。日庶月富。屋舍櫛比。則無復縱眸騁懷之地。是以巨室世家。往往設別莊遠墅。於村墟之間。以備游遨。其執然也。而從政者。奉上接下。常苦鞅掌。駕言出游之日。歲無一二。則雖有別莊遠墅。殆成虛設。其多暇而屢下墅者。乃亦尸位素餐。而不可爲也。城市之便。與山野之適。難乎得而兼之。若會津藩相北原氏。則兼而有之者也歟。其宅據城治之坤位。一望豁如。望之所極。爲磐梯山。自山而至城。延袤數十里。原隰村落。逶邐晻靄。構樓攬勝。皆在

精里三集文苑卷一  
十一  
几席。又有畫舫之汎池連。有石橋之分野色。退食自公。縱眸騁懷之地。不待出城適野。而得之於此。乃取諸易中孚之九二。名樓以鳴鶴。欲不忘民心應違之所由也。主今夏祇役藩邸。問樓記於余。夫修己治人。本於中孚。已得其要矣。然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余又以其近事觀之。向者赤狄之掠野作也。世方狃安物。情動勦。於是發奧羽諸侯之兵。以備邊徼。主爲藩帥。懸軍戍唐太島。敕甲礪鋒。架礮峙糧。士卒精而號令肅。期月反旆。皇威遐暢。海不揚波者。與有力焉。方是之時。效干城之用於外矣。既歸而枋藩政也。君幼

國疑。費廣財蹟。主振綱理緒。上下輯睦。政無秕。而民不瘡。方是之時。勝棟梁之任於內矣。此非有濇得中孚之旨者不能也。夫子蓋曰。太兵太食。而信不可無。信卽中孚也。兵食豈可太之物邪。而設言之者。苟有信。則無兵食不爲憂也。果循此道。真積力久。則輔君澤民。何難之有。至於鶴之清遠閒放。則高人逸士之所賞。今取彼弗取此。恐其伍尸素也。然退食自公。縱眸騁懷。以清應事之源。正所以不爲尸素。則雖愛鶴之清遠閒放。傲高人佚士之賞。於夫中孚之旨。未始相悖也。

筆筐銘

剛柔在心。用行舍藏。乘機而發。鋒穎莫當。義天公寫照贊。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德之宏裕。民心攸歸。知風之自。用力幾微。沈潛剛克。聖哲是希。盈科而進。放海奚疑。培養拱把。欲拂雲逵。含章蘊美。未究施為。懷哉器宇。和氣滿帷。

題西人畫卷後

瓊浦貨賣西土名人書畫。大抵係贗物。嘗聞彼中有偽筆戶。專應副乍浦海舶之請。率村學究秋風客為

之儼然相承。恃以生活。以論唐宋以上。乃至文衡山沈石田祝京兆董容臺。近世王阮亭沈歸愚之類。每歲齋到。不可為量數。皆是物也。此固姦商射利之常態。不足深究。又有見在顯官所作。亦出其手。昔年予在榮藩也。見巨室諫早氏構一堂。欲得彼名蹟。以扁其楹。囑諸來舶。且許厚酬。舶主辭曰。所謂名家。皆位任顯煥。多在京師。其或休閒居蘇湖等州者。非無其人矣。而尊卑邈絕。經商輩望之。若天上之人。不得輒入其門。况敢乞其揮灑乎。無已。則有贗耳。是由衷語也。諫早氏乃止。不復求。故今欲得其真。則必於世人



不記識其名字者焉求之。而時或可遇之。然非具隻眼。則亦不能得。柴文學得此卷於府下一賈人。攜而見示。畫及題跋。雖若不甚工。而審其氣韻。決非贗作。而落款名字。亦皆創見。是乃可寶。

大和路日記題言

佐嘉嶺師言。撰大和路日記一卷。頃者為舊知慫慂。將授之梓。徵余跋語。當時師言。竣役藩邸。還程乃有斯游。即雖欲緩行期。以湊花候。藩法不可。故冒寒跋涉。不得倒詞源於花海。良為恨事。然邵子詩云。看花切勿看離披。金峯篇詠及其爛漫者。陳陳相因。今閱

此卷。索莫幽討。更覺有味。則謂之打乖亦可。

忠孝卷跋

佐倉藩相向儉卿。娶婦入門。執筭棗栗。以祇見尊章也。并備一函。乃和州孝子事蹟。又明日有示大石烈士手書一通。以良治忠吉刀換而得之。孝子行實國字文。乃先正藤井懶齋所撰。而上田空水書。僧古礪任繪畫之役。皆一時聞人也。烈士書。係報怨前日所作。而從容審諦。器度可想。而忠肝義氣。躍躍欲出。紙墨間。其妻子處分曲折。及一時同謀。貪雀鼠生中。悔敗盟者不少。皆可備考證。此二項。事關名教。至於烈

士心畫。則舉世所渴求。窮年卒歲不可得者。今不求而自至。固爲奇。遘。况婚姻萬世之始。而忠孝事蹟。駢集雙入。若影響之應。蓋底之合。德門迎祥。其在立風化之本。而爲國之柱石也歟。雖然。自非家庭平素。訓戒祈嚮。念茲在茲。則不能致之也。儉卿來致府君之請曰。欲子孫之觀省於此。永不忘忠孝二字。願有記。此余生平所樂託名其後也。於是乎書。言亦大以爲虛夸之事。可以誑愚。而識者笑之。以爲爲此說者。亦兒童之見也。國於天地之間者。出而遇域外之人。不

吉光片羽集跋

免挾物我町畦之私。故其說大抵類子虛烏有之傳張。而齊楚均之無一得。不亦兒童之見乎。故滇夜郎自大。適以蕞陋情景。和盤托出。漢武階場之示富盛於外夷。則其海內窮耗之標榜矣。彼稱蠡蛤之屬。猶有文者。蓋目中定評。毒罵一至於此。若夫豔江瑰鮫魚。以爲勝大宰之滋味。則出於輕薄諸生。影撰僞捏。以訛新聞奇話。如鐵函心史所載。語最痛快。而書最假託。其他登載。大半不可信據。誤以爲真。則癡人說夢也。今求諸外。則不如求諸內之確實。皇朝文運之盛。前有延天。後有祿保。鉅儒輩出。著述具在。其爲

蠡蛤為大宰。世必有辨之者矣。魚朝恩講鼎卦。不忌王縉之怒。而畏元載之怡然。何則。反常情故也。毒詈彼之常情。而稱譽乃蠡蛤我之甚者。非可受以為欣也。況所錄多鄙俚淺俗之調乎。然此卷之成。綜覈甚勤。姑存以備參考。亦醫家之搜勃云。

渡邊生墓碣銘

初樸應辟而寓於俎橋也。來問業者。實渡邊生為始。是時生尚幼。日就塾肄習。既而余移於湯島公舍。生來稍疏。然時時借余所藏書。余未之奇也。客冬。且春。大雪斷路。生來益稀。余不以為意。而忽報其死矣。於

是大驚。亟走僕。問其病狀。則其父淚簌簌。言縷縷曰。吾已老。唯一兒。不幸妻又患心恙。家素貧。無臧獲。是以凡汲爨醫藥扶持之事。兒以一身肩之。備嘗艱苦。蓋有人所不能堪。邇中覩聞者。莫不嗟歎。兒積劬成疾。會雪寒異常。猶黽勉服勞。證候頓惡。以至不救。兒暇輒講誦。病小閒亦手卷。嗚呼。兒今已矣。然先生若不鄙棄。幸賜銘墓。則或可以慰諸重泉也歟。余不忍拒其請。且也平日不知其履行之美如是。以常人待之。今聞其詳。而不及其存。徒以銘其墓。可愧且悲。如何哉。生名武緒。通稱久太郎。世岩城侯臣。父通稱太

郎右衛門母友松氏。生以文化六年庚午歲正月廿二日沒。春秋二十六。葬某地某寺。銘曰。窮似玉汝。驟匿其光。修身俟命。曷悲不長。然其不長。毒我中腸。人稱其孝。不聞父兄。某原之窶。刻珉保貞。

福原生墓碣銘

嗚呼。是福原生之墓也。生稟質俊。而溫潤。不露才稜。居家孝友。與人交謙。以和人。莫不愛重。好讀書。多習武藝。寬政十一年。選試鳥銃。十出十中。其四中鳥珠。享和三年。應試經史文章科。居上等。皆賜物以賞之。嘗歎曰。學儔書蠹。仕類棧駑。不自激昂。非夫也。於是

慨然有意於當世。憲臺有才生。欲汲引之。謀諸隊長。會忌者陰沮之。或以告。且曰。子盍自言。又可以梯進矣。生曰。其如命何。待忌者如初。不以介意。生講肄鬻宮也。有翹楚聲。時就正於余。因益知其質之美。謂前途可望也。而不幸短命沒。實文化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也。自其安永六年十二月九日生。至此得年僅三十。葬江戶四谷全勝寺。先塋之側。法諡曰徧正會轉。娶片山氏。無子。生諱克。一名就道。字子復。別號灞水。又號松暎。通稱敬藏。父名就壽。通稱左五兵衛。晚號拙翁。母小倉氏。誼好國雅。庭闈倡酬。以為娛。目孺耳

深。咸嫺文雅矣。生沒弟巽字子健。先是出冒植木氏。妻其女。難於歸宗。於是就壽以御先手組與力。手島元白第二子為義子。命名就成。配以季女。為之後。福原氏之先。出自大江廣元。廣元八世孫廣房。其弟曰廣世。初氏福原。其裔有客於阿部氏者。遂臣之。至就宗。就宗弟曰就久。元祿三年。初仕幕府。為火消組與力。就久五世孫。即就壽也。世為火消組。生則為其隊假御抱十五年云。銘辭曰。

命兮誰責。



精里

一集文豪卷一終

精里三集文豪卷一

十八



